

母亲的叹息

○施崇伟

说过,她在鹤山坪做姑娘时,割草、放羊、纳鞋底、缝衣裳,已是帮衬外婆的一把好手。后来嫁到我们村,成了全家唯一的农民。

父亲在食品站杀猪,爷爷奶奶在酒厂,姑姑叔叔们也都揣着供应粮本子。只有母亲,名字写在生产队的工分簿上。

童年最深的画面,是她挑粪上望乡台。那段坡陡得连男人挑担上去都得咬牙。母亲瘦小的身子陷在扁担下,我跟在她身后,像只踉跄的雏鸟。她的喘气声越来越重,汗珠子砸在土路上,印出一个个深色的小圆点。快到坡顶时,她脚下一滑,整担粪泼了出去,溅了我一身。

我哇哇大哭。回应我的,是母亲重重的一声叹息。又长又沉,像从地底挤出来的。

那天夜里,那声叹息似乎一直没散。后来才知道,因为那担粪,她被扣了两个工分。

母亲写信读书能让我们“爬出泥地”。白天挣工分,晚上包揽家务,把我

们赶到灯下写字。她常说:“笔杆子比锄头轻。”

地分到户后,田和地更实在地压了下来。暑假里,我们跟着她掰玉米、捡谷穗。她总是在最前面,身影娇小,却像有使不完的力气。有一次,我背篓里的玉米装得太满,半道歇息后怎么也站不起来了,急得坐在路边哭。母亲折返回来,默默把我背篓里的玉米匀到她筐里,然后又是一声叹息:“哎,所以要好好念书啊。”

那声“哎”,成了少年时代最熟悉的背景音。二弟第一次考学差了两分,她一边纳鞋底,针脚密得惊人,一边幽幽地叹:“哎,还得苦一年。”那声叹息里,有失望,更有不肯罢休的狠劲。

她的叹息与劳作,从未真正分开。

后来父亲单位散了,她便和父亲一起操起杀猪卖肉的营生。天不亮起床,天黑透还守着没卖完的肉摊。再后来,她帮我带女儿,给我带儿子,从田埂走进灶台。我女儿半夜发烧,她背起来就往医院跑;我喝醉了吐得

一塌糊涂,她一边收拾一边摇头;父亲老毛病犯了,她喂药熬粥,叹息声混在碗勺轻碰里。

最沉最密的叹息,是父亲走后。

那个清晨,她做好早饭去屋里叫父亲,却再也未能叫醒。她掐过人中,拿针扎过脚心,最终只剩一双手无措地垂下。

从此,叹息成了她呼吸的一部分。她一边抹泪,一边继续忙碌,仿佛那叹息是推动她生活的另一股力气。

母亲八十岁了。糖尿病、高血压缠上了她,可她坚持自己住。我们回去看她,她总要张罗一大桌菜。看着她依然利落的样子,我们都说她不见老。她听着,手上不停,嘴里轻轻飘出一句:“要是你老汉在,就好了。”

二弟开车载她回老屋,她望着窗外说:“又耽搁你时间,你那么忙。”三妹给她买了新衣裳,她摸着料子低语:“很贵吧?又花你的钱。”有时做着做着事,她会忽然停下来,自言自语:“我越来越没用了,帮不上你们什么了。”

母亲的叹息,不是哀怨,是她与命运漫长的、私密的对话。那里面有对苦难的吞咽,有对离人的牵念,有对自己日渐衰老的无能为力,更深藏的,是她对我们绵延不绝的、笨拙的爱。她的劳作塑造了她的形状,而她的叹息,则让我们听清了那形状内部,岁月的风声与回响。

折耳根

○东迟



地。水常浸着的地方,或者酸性土地,折耳根也有一股酸味,即使不放醋,也酸。那酸味不是醋酸,难吃。所以,别看有些地里,折耳根蹿成网,人们也不去碰。

但有些地方就不一样,人们知道这里的折耳根很好吃,就反复挖,一年挖两三次。折耳根也似乎懂得人意,长得快。常挖的地方,折耳根嫩,白胖胖的,喜人。吃折耳根,这种嫩出水的是首选。还有就是多年的老根,也白净、脆嫩。不老不少的中年根,反而绵韧,像中年人,上连着老,下护着幼,韧性要强一些。

要是打了春,折耳根闻着香味,就拱出头来,叶卷着,作箭头状,紫红色。很好认,但也容易与其他藤类混淆。这难不倒农村人,一眼就能认出来。再笨一点的,掐尖一闻,自然能

辨得分明。折耳根的出土时间,不太那么讲究,暖和和一些的地方,自然先钻出来。折耳根只是信奉春,不怎么尊时。这时,人们挖折耳根就容易得多,看见一个芽,挖下去必定有一片。这这一口香味,从冬天传递过来的,顺着春风飘香过来了。

再过去些时日,暮春时节,折耳根叶子就长出好几片来。但折耳根总长不过包谷,也长不过野草藤蔓,逐渐淹没在庄稼地或草丛里。偶尔能看见几片折耳根叶子,在微风中荡漾,时而见着叶面的绿色,时而见着背面的紫红色。

有人把折耳根叶子摘了凉拌,我也试过,不是很喜欢。还是老老实实挖根,拌着吃较好。我能把最后的汤脚都拌进饭里吃,那才是吃折耳根的精髓。这一口,连着土地,也连着日子。

阳台上的小菜园

○翟涛



摸索。光线不足时就挪动花盆,时刻关注花盆里的干湿度。像呵护孩童一般,悉心照料着这一方小小的土地,内心满是期待。

日子一天一天过去,原本平淡无奇的花盆里,悄悄冒出了点点嫩芽。阳光洒落,暖暖的,虽只有一星半点绿意,却瞬间点亮了整个阳台。那一刻,心底的喜悦毫无征兆地涌上心头,如同收获了世间珍宝。

汪曾祺在《人间草木》里写道:“一草一木,皆是生机,人间烟火,最抚人心。”先生笔下的草木温情,抵住的就是这般模样。

待蔬菜慢慢长大,小白菜、空心菜长得绿油油的一片。阳台便成了孩子的自然教育场地,他学着辨认蔬菜,亲

手体验采摘。当他第一次摘到红彤彤的圣女果时,嘴里不停地喊着:“妈妈,妈妈,我摘到果实啦!”眼里满是好奇和兴奋。我也捧着亲手摘的果实,擦一擦便放进嘴里,轻轻一咬,酸甜汁水在唇齿间迸发,瞬间唤醒了味蕾,满心都是发自内心的开心。

自从种菜之后,孩子也很少吵闹着看电视,阳台成了他亲近自然的乐园。在劳作与收获里,他慢慢懂得什么是耕耘,什么是收获。

种菜亦如做人,用心呵护,用心对待,万物自然向阳生长。圣女果挂满枝头,各种蔬菜郁郁葱葱。平日常只有我和孩子在家,蔬菜吃不完,我便挑选一些送给邻居。一把小白菜、几颗圣女果、一把香葱,虽不值什么钱,却悄悄敲开了邻里间的心扉。邻居满是夸赞,真诚道谢,原本陌生的邻里关系,慢慢变得温暖融洽,一蔬一菜,皆是烟火的温情。

而这方阳台菜园,更是我的心灵寄托。以前,我常常被焦虑裹挟,爱人忙于工作,聚少离多。生活里满是琐碎与烦恼。

自从有了这方菜园,我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有了安放的出口。心烦意乱时,就来阳台,满眼青绿入眼,俯身打理蔬菜,心思专注在这一草一叶之间,便很少心生烦恼了。

一方小小的阳台菜园,没有田园的辽阔,却藏着世间最治愈的人间烟火。

晒麦场上的书香梦

○周虎军

小时候,学校只给我们发放语文、数学课本,从不发课外读物。那时电视机还未普及,村里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唱大戏,放几场露天电影,乡亲们文化生活单调、匮乏。

我上小学五年级那年,学校放了麦假,让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孩子回家帮家人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。小麦脱粒运回家后,会均匀摊在平房顶上晾晒,每隔一两个小时就要翻动一遍,让麦子受光均匀,尽快干透。这份差事清闲省力,父母便安排我看场晒麦。

那些天,我从邻居家读高中的哥哥那里,借来一本《中国民间故事》。说实话,在此之前,除了课本,我只看过几本小人书,从未读过这种几百页的大部头课外书。

翻开只读了一两篇,我的眼睛就像铁屑被磁铁牢牢吸住,再也舍不得移开。书中《牛郎织女》《孟姜女的传说》《白蛇传》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阿凡提的故事》《望娘滩》等故事,深深把我打动。故事里丰富的知识、浓厚的民族情感、恒久的艺术魅力,至今让我难以忘怀。书中蕴含的英雄、乐观、人道主义精神,给予我启迪、教诲。毫不夸张地说,这本书拓宽了我的文化视野,唤醒了懵懂的心智。多年以后回望,我认为,这便是我钟爱文学的美好开端。

那段日子,我躺在平房顶树荫下的小床上,一边看场晒麦,一边沉浸于书中。常常看得入了迷,本该一两个小时翻动一次麦子,却常常半天都不愿起身。有时成群麻雀落在麦堆上肆意啄食,我看得悠然如醉,丝毫未察觉。麻雀在麦堆上蹦跳觅食,吃得恣意自得;我沉浸在跌宕起伏的情节里,酣畅淋漓,心花怒放。

有一天,我从清晨一直读到下午,中午也没休息,不知不觉躺在床上沉沉睡去,还做了一个有趣的梦。梦里,我遇见了阿凡提,他正和国王争得不可开交。

阿凡提对国王说:“我的毛驴比国王的宰相还聪明。”

国王听后勃然大怒:“阿凡提,你为何当众侮辱我的宰相?”

“尊敬的国王陛下,我并非无端乱说,这都是事实。”阿凡提从容答道。

国王厉声说道:“那你拿出证据,否则我便把你关进大牢!”

阿凡提不慌不忙解释:“国王陛下,我自有凭据。有一次,我的毛驴走过木桥,一只蹄子不慎陷进桥洞,我费力把驴蹄拔出后,从此它过桥再也不往窟窿里踩。可您的宰相呢?屡次把手伸向国库,屡屡犯错却不悔改,依旧贪心不改、屡犯不改。若是宰相有我毛驴一半聪慧,早就懂得收敛自省了。”

国王听完,抓耳挠腮,无言以对。

……

就在故事情节正高潮时,耳边忽然传来家人的呼喊,把我从美梦中惊醒:“军呀,赶快起来收麦,马上就要下雨了!”

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,拿起工具慌忙收拢麦子。放眼望去,街坊邻里的平房顶上站满了人,家家户户都在急急匆匆聚拢摊开的小麦,抢救麦子的声响连成一片……

岁月匆匆流逝,这段因痴迷读书险些耽误收成的往事,虽已过去多年,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也正是从那个麦收假期开始,我真正爱上了阅读。日后我渐渐明白,书本里的世界远比想象中更加辽阔多彩。读书,能让我们看见更高的山、望到更远的路,沉淀心境、认清自我,在笔墨书香里充盈精神,走好人生每一段旅程。

一河清浅忆童年

○张炎琴

假期带孩子回老家,女儿傍晚时分便嚷着要去河边游泳玩水,我欣然同意。

来到河边,看到熟悉的河里人声鼎沸,颜六色的游泳圈铺满了小河的水面。不远处的孩子们相约去桥上跳水,看到眼前的场景,我仿佛回到了小时候。

那时,夏天的时光在我眼中过得异常的慢,我和弟弟时不时盯着外面火热的天,盼着时间走得快一点,再快一点。终于熬到了傍晚时分,在母亲的同意下,我和弟弟便迅速拿上救生圈,扯了毛巾、肥皂一路飞奔到村口的那条河。这时,河边已经有了三三两两的小伙伴。女孩子们个个带着集市买来的五彩游泳圈,男孩子们拿着大货车轮胎内胆。男孩子们爬上大桥,学着跳水运动员一样,双手举过头顶,然后纵身一跃,像一个个饺子一样“咚咚”跳进河水,溅起的浪花像锅里沸腾的饺子,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
我们女孩子总是在河边浅水的水域聊着天,你帮我头发挽上去,我帮你调整裙子的肩带。我们总是聊着天,有的坐在游泳圈上,有的趴在游泳圈上或者单手抱着游泳圈游。这时,调皮的男孩子总喜欢时不时游到我们身边,炫耀自己刚学会的憋气游泳。他们一溜烟地沉入水中,直到河中央才冒出脑袋换气然后朝着我们招手,看到我们惊讶的表情时,就得意地冲着我们傻笑。

我那时刚学会游泳,狗爬式、蛙泳玩得不亦乐乎。当然我最喜欢的便是躺在游泳圈上看蓝天白云,游泳圈随波荡漾,朵朵白云像棉花糖一样一路相伴,风里带着水的凉意,我渐渐闭上了眼睛。时间太久我才反应过来,转头一看我已经漂到了河中央。远处不时传来小伙伴们呼喊声,穿透水面,我开始趴在轮胎上奋力向岸边游。当我没有力气时,这时伟星穿着水游过来,把我拽上他的轮胎内胆。他胳膊上凸起的筋像小蛇,湿漉漉的刘海贴在额前,却还咧着嘴安慰我:“别怕,有我呢!”

最开心的便是大坝放假的时候,原来的深水区也变成了潜水区,这时我们游泳也变成了抓螃蟹、捉虾、捡螺蛳。我翻开大石块,石头下的螃蟹开始逃跑,但终究成了我的桶中之物。那清澈透明的河水下面,螺蛳也随处可见,用手一抹就乖乖地掉落到手心。自带的网捉小鱼虾也十分有趣。弟弟负责把小鱼虾往我这赶,我就拿着网守着,看到小鱼小虾悠悠地游进网中,我小心翼翼地收拢渔网,然后慢慢地把网的上头用绳扎住防止鱼虾逃脱。

当太阳西落,金色的光芒照耀大地,在归途的田埂上,弟弟把沉甸甸的网兜扛在肩头,我抱着装满小鱼、螺蛳的水桶,两人你追我赶往家跑,惊起一群群白鹭。母亲嚷嚷着接过水桶,转身进了厨房。当厨房的香味四溢,我和弟弟已守着灶台像小馋猫一样。在外忙碌的父亲回家,母亲便招呼我们吃晚饭了。月光如水般温温柔柔地洒下来,一阵微风吹拂院子里的大树,发出沙沙的响声。一家人围坐在葡萄架下,父亲用蒲扇赶蚊子,讲他年轻时在河里游泳横渡大河的壮举。我们吃着美食,听着故事,如水的月光淌过瓷碗,把欢声笑语泡得又香又甜回荡在空中。

这时,不远处的女儿在河里向我招手,她戴着浮袖在浅滩扑腾,发梢滴落的水珠闪着和当年一样的光。河水依旧不知疲倦地流淌,裹挟着几代人的童年,流向岁月深处。我弯腰捧起一捧清凉,掌心晃动的波光里,倒映着两个重叠的夏天。



(本版图片均来源于网络)

青春收藏夹

○田雪梅

女儿在埋头写一沓花花绿绿的同学录,说马上毕业了,同学最近都在争分夺秒地写。我看着那些印着漂亮图案的纸页,忽然想起自己也有同学录。

我从书柜最底层翻出同学录来,米黄色的封面还是崭新的。翻开看,自己不觉嘴角上扬,恍若回到了高中时代。

第一页是班长的留言,满满一页纸,从“三年来我们有缘分到一个班,为共同的目标奋斗着……”写到“希望以后能读到你写的书”。他那时总一本正经,管纪律比老师还严格,我们背地里叫他“小老头”。可毕业那天,这个“小老头”第一个红了眼眶,说以后每年都要聚会。他现在在南方工作,朋友圈偶尔发些加班的照片,看老了不少,但还是一本正经的样子。

有些留言我完全记不得是谁写的了。有一个只署名“你的一个同学”,写着:“你的作文写得真好。”同学录上,有祝福,有总结。席慕容写过一句:“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。”确实仓促,仓促到我们自己都来不及细读,就被时光匆匆合上了。

同学录中还夹着一张高中毕业时的合影。那时的我们穿着蓝色校服,脸上稚气未脱,朝气蓬勃。我一个一个辨认过去。前排中间那个笑得最灿烂的女生,她唱歌特别好听,元旦晚会上唱了一首《同桌的你》,感动了许多人。她旁边的男生是体育委员,腿长,跑得快,每次运动会都能拿名次。最左边那个扎马尾的女生,英语学得不好,经常抄我作业。

“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,改变了我们。”罗大佑的歌词就这么从脑海里冒了出来。是啊,就在那多愁善感的青春里,我们各自奔向了不同的明天。

一次去接女儿放学,遇到一位家长。我们一见面,都不约而同地叫出了彼此的名字。她是我的初中同学,她说:“你上初中时太会念书了,成绩好得让我‘嫉妒’了好久。”说着她笑了起来。她上到初三就不再上学了,如今自己开个快递驿站,忙而乐着。学生时代的她在我的记忆中清晰立体起来:她爱美,在上课时也会拿面小圆镜偷偷地照自己,刘海用烧烫的筷子烫个卷儿。只要老师一提问她,她就傻眼了。

原来我们都是彼此青春的收藏家。“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,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。”那些曾经在同一片天空下,一起开放过的花儿,芬芳彼此眷恋。记忆在人与人之间流转,你有我丢失的那一块,我有你遗忘的那一片。有时候遇见了,拿出来对一对,青春的样子才慢慢拼出来了。

同学录最后一页,有我写的一行字:“多年以后,你还会记得我吗?”那时年少,总怕被人忘记。现在才明白,忘记是常态,记住才是偶然。但正是这些偶然,让青春不至于彻底没了影。

我把同学录合上,放回书柜。这次没有塞到最底层,而是竖着立在随手能够到的地方。

